

阿斯多的瘟疫

現在我知道，混亂的意識是如何變清晰——我的腦底先是塞滿漿糊般地凝滯，然後聚集千萬蠕蟲爭食啃噬，於是有一段漫長的時間，腦裡深處充斥流動的錯覺。意識就從蠕蟲、流體中掙扎而出，癢癢的、刺刺的。

我睜開眼，視覺上沒有任何異樣，粉綠的大片落地窗簾，鑲著銀白細絲邊，背後的假窗襯墊下，線條顯得平整。寫字桌上擺著典雅的皮質文書夾，上面還有筆桿刻花精緻的古典鋼筆，當然，典雅高貴只是外形，裡頭應該還是廉價的筆芯。

寫字桌前是貼壁的大鏡子，從我的角度可以看到自己癱在床上的樣子。感覺應該做些什麼，事實上，一切都還在混亂中，即使是「做些什麼」這種念頭也是千辛萬苦才慢慢成形，在這之前，都只有右手無名指偶而抽動，毫無意義地。

沒什麼驚悚的心情，慌亂當然還是有一點，再怎麼說，意識逐分逐秒地清楚，手腳卻仍遲滯著不聽使喚，這經驗並不曾有過。

這是間很普通的汽車賓館，規模不大，汽車通過迴轉的甬道，就是個人專屬的隱密房間。房間乾淨、格局平實，沒有情趣按摩鴛鴦浴池、沒有調情的八爪椅、沒有激情的旋轉水床。

「因為平實，所以自在，即使初次上賓館的，也不至侷促不安，就像午後慵懶地癱在自家閒置客房的軟墊床一樣，混雜陌生與新鮮感，什麼都不用想，只是單純地休息、打盹，就能享受清澈透明的感覺。」玉兒是這麼說的。

不管如何，的確不需有任何不安，我和玉兒什麼也沒做。我就躺在這平實房間的床上，而玉兒也早已離開。

我的無名指又顫動了。

這樣莫名的抽搐，從鏡面看來更覺詭異和不解。房間四周像蒙上一層薄紗，顯得不真實，只有這顫抖的無名指透過鏡子映出的虛像卻清楚地讓人焦慮。時間似乎陷於膠著，分分秒秒都過得艱辛。從進來賓館到現在，應該還不到兩個小時，房內的對講機自始至終緘默無言，之前櫃檯給的房卡上提醒著，兩小時休息時段，結束前廿分鐘會致電詢問，是否退房或延時休息。

我閉上眼，讓眼臉放輕鬆，感受房間裡玉兒離開前輕挪慢移的氣息。

她緩緩地從疊層加厚的床墊起身，漫不經心地整衣，走向浴室，浴室裡水聲乍響。她在洗手台漱口、以微潤的紙巾輕拭臉頰、脖頸，接著撲粉、點唇補妝，然後回到大壁鏡前梳理長髮。一切就緒後，她坐回床緣。我覺察到她輕撫我的髮、我的臉，也聽得到她深沉的嘆氣，我努力地睜眼、開口，卻無能為力，終究只能想像她帶上墨鏡，拉開房

門離開。離開前，她必然再一次確認肩上的斜背包，包裡有剛用過的保險套，稍早前她仔細地封口、盒裝、收納。

我們真的什麼也沒做。

我心底一陣揪緊，腦子裡浮現的卻是國中時期，玉兒靜默作畫、沒有表情的側面。

那時，玉兒讀的是美術資優班。升旗時間，美術班的同學會聚集在美術教室作畫。美術教室隔壁是導師辦公室，有一整個學期，我被指派在這時間清理辦公室，我喜歡這工作，不用頂著太陽升旗，還能在短暫的清掃後，輕鬆地趴在窗台，看美術班的同學作畫。

玉兒作畫的神情總是吸引我的目光。特別是畫素描時，她盯著白石膏像，與畫紙保持一手臂距離，手部高度在畫紙中心點。接著，大動作地直線切輪廓、大面積上底色，然後豪放地用手抹開，均化底色。之後，她斜捏炭筆，重定輪廓的細節：用筆側描繪線條、用大拇指壓入炭色、用白饅頭擦出亮面、用小指挑弄小範圍暗面，一雙手隨興地在畫紙前遊走，手指頭迅速地來回縮放。

我想像那豐富的手部動作是在紀錄她與石膏像的對話，炭筆下的深淺濃淡都是她加密的語言，外人難以窺得全豹。當然，更多時候我關注的還是玉兒白晰秀麗的臉模、深邃的雙眼皮、柔美的長睫毛和薄薄的紅脣。

然後，有一天，玉兒不見了。

美術班的同學說：「搬家轉學了，有交代一張畫，說是送你的。」那是一幅十六開的鉛筆畫，畫裡小男生的臉貼靠窗面，細部線條還沒修飾，輪廓也顯得草率，小小的臉，一雙眼睛卻清澈明亮，灰暗背景下，像在洞口逡巡窺視的鼠眼，左下角是工整的簽名：「玉兒」。

後來和玉兒聊起這畫。她一臉茫然，說記不得有這幅畫。我提醒她，應該是草稿，把趴在窗台的人畫得像老鼠。玉兒還是堅持從沒送過我畫，「但是，」玉兒笑著說：「知道你一直在看我，偷偷摸摸的還真像是鼠輩，不是嗎？」

認識玉兒是大三の後半年。那時美術系的師生聯合展覽一系列以古老街屋為主題的水彩作品，其中有幾幅落款是「玉兒」。

我向服務台詢問「玉兒」。聽音樂的女孩，卸下耳機，抬起頭：

「我就是玉兒，有事嗎？」聲音輕輕柔柔的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玉兒的聲音。

和玉兒重逢後並沒有什麼浪漫情事。那時玉兒廿四歲，身材高挑、曲線凸出，俏麗短髮下有著古典而動人的瓜子臉，是「高不可攀」的美女。所以，即使有更多機會在校園裡遇上了，卻也只能遠遠地揮手、點頭，然後各自匆忙。

有一陣子，玉兒頻繁地參與校內外作品展，她找我幫忙挑選作品。

「知道你外行，但是作品不就是給外行人看的嘛，我相信你的直覺。」她把一大疊新舊畫作推給我，大部分是不透明水彩畫：

「注意畫中的光影變化。自從楓丹白露的巴比松畫派以自然風景和人民生活為主題後，掌握光、影就一直是畫家們努力的目標。」

「拉斐爾畫派用稀薄的透明顏料，覆蓋在潮濕的白色表面，讓顏色保持寶石般的清晰和通透，這就發現純粹的光感。」

「印象派畫家對光和影深入探討，知道位置不同，色彩也隨之變化。他們嘗試把畫架從室內搬到戶外後，還發現自然界的光影隨時相互激盪著，而只要掌握陰影，就能創造出明亮而動感的光。」

「野獸派放棄漸進的明暗法，開創非自然、高跳脫的強烈對比，以大膽塗色表現狂野、衝撞。在陰影基底下，讓色光變得更豐富、更搶眼。」

「所以，彩畫技巧就是處理光影的技巧，成功的畫作就是以光影來牽動觀賞者的直覺。」玉兒以自信的手勢逐件解說作品的風格，像對學生上美術鑑賞課。

我努力依照她的提示挑選作品，偶而她會點頭認同，只是最終參展的作品都和我的挑選無關，或許她並不在意我的眼光。事實上，她的美術理論我也沒那麼在意，我關注的是她對著作品比畫、悠然地說創意時，在眉、目、鼻、唇間細微的動作所顯現的高度優雅。

大四下學期，有一次我們相約坐夜車回南部。

遊覽車在漆黑的高速公路上規律地晃動，玉兒靠在我的肩膀睡著，我聞著她髮間散放的香味，挺胸危坐。然後，玉兒醒來，促狹地搔我腋下，我反擊，玉兒胡亂躲閃。從袖口碰觸到她豐滿軟柔的胸部時，我腦底轟然巨響，尷尬地彈縮回手，再不敢看她，玉兒也只緊抓我手臂，不發一語。

當時玉兒已經有交往多年的男朋友，是牙醫系的實習醫師。

她讓我看她男友的實作齒模。擬真的齒模，精密的電腦套色，殷紅的牙齦和象牙白的牙齒，栩栩如生，即使安靜擺放桌上，都讓人有壓迫感。

玉兒為這齒模作了素描，炭筆的線條把牙齦色澤低調化，然後在整齊的齒列中穿插歪斜的門牙，作品顯得詼諧。

「畸生牙齒的陰暗感，有自然的推力，把我們的焦點推向端正的牙齒，於是觀賞者開始驚喜於皓齒光澤鑑人。從美術的觀點，光不是折射不折射的問題，是駕禦陰影的結果。弔詭的是，陰影不是主角，但是，駕馭不了陰影，再好的主題也沒有光彩。」

我驚覺到，如同玉兒的光影理論，我也只是階段性烘托主角光彩的陰影。

「別亂想，先前不說過？你是躲藏窺視的鼠輩，可愛的那種。」玉兒笑著說：「這素描可不行給我男友看到，他會只看到錯位的齒列、想到矯正評估，你知道的，只有鐵鎚的人，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想成是釘子。」

大學畢業前，玉兒要我陪她上烏來。

「烏來山區最適合山水寫生，早想去拍照。煙嵐水霧瀰漫深谷林間，想像起來真是一分鐘也等不及。」玉兒雀躍不已，彷彿理所當然，我們會去烏來看瀑布山水。其實我會有短暫的猶豫。

那是個學校臨時停課的颱風天，一早意外地無風無雨。接近中午時，烏來的風雨逐漸增強，玉兒仍顯得興致高昂，甚至還臨時決定，趁管制哨沒人，入山證也免了，直接闖進管制山區。

風狂雨急，玉兒抓著照相機，半身泡在水勢盛大的溪澗中，興奮地為湍急的山洪取景。她的頭髮溼透，雨水沿著額前、兩鬢流過脖頸，滲入胸前。沖激的洪水浸濡她白襯衫的下襬和鵝黃的短褲。在我催促下，玉兒很不情願地上岸，濕透的衣服和短褲緊貼著她的身體，內著性感而搶眼的粉紫色毫無遮掩。

我問，怎麼辦。

「還好吧！」玉兒仔細地收拾相機，她關心相機、底片可能更多些。

回程的山路上，玉兒覺得冷。

「找個地方休息下吧？」我記得入山口有幾家小型的賓館。

玉兒點頭答應。

颱風天，賓館空蕩蕩，櫃檯的中年人遞給我房間鑰匙時笑得莫名曖昧。

進房間後，玉兒迅速走向浴室，嘩啦的水聲響起，熱氣從不夠緊密的門縫急速冒出。我坐在書桌前的高背椅，無聊地按著電視遙控器，房間很暖和，我感覺有些昏沉。

稍後，玉兒叫醒我。她剛從浴室出來，身上圍著長浴巾，毫不避諱地把私密的胸衣、內褲攤放在床上，誘惑的淡紫色，如同在溪澗邊雨水打濕後透露的。

我起身，從背後緊緊地抱著她，她順從地貼靠著我。我吻她濕潤的頭髮，悶重而混雜的情緒猛烈地衝撞我，我迅速地扯下她的浴巾，她沒有抗拒，至少沒有肢體的抗拒。

「我很喜歡，但是…」她仰頭枕在我肩膀：「但是，請這樣就好，真的。」

我緊抱著她赤裸的身體，完全沒有思考的能力。

「時間還沒到，耐心點。現在，這樣就好。」玉兒側仰著臉，脣吻貼在我耳邊，吐氣般的呢喃。

我放開她，拾起地板的長浴巾，仔細地從背後幫她圍上、繫緊。

玉兒轉過身來，手臂環勾著我的頸。

「好喜歡你，」她睜大眼睛，正經的說：「真的！」

畢業後，我回南部教書。玉兒留在北部讀研究所，不久和牙醫師結婚。

三年後我也結婚了。

妻在銀行任職，是投信顧問。對於結婚，她毫不猶豫：

「你就像穩定型債券，適合長期持有。」

「那天你醉得亂七八糟，失戀的故事說了又說。呵，初戀嘛，像長水痘，出過就沒事，現在，你是我的了。」

妻是很傳統的女人，雖然具有金融專業，對於下廚調羹、整理屋間諸多雜事，她仍視為理所當然，並樂在其中。我們的生活單純，不存在所謂的光彩或陰影，妻的銀行、我的學校、我們的家，像高透明度水彩畫裡不同的色彩，即使混疊也毫不混亂。妻說，就是想要這種單純。五年來，我們連最小程度的爭執也沒有過，即使在我自覺理屈的一些事物上，她仍能不慍不火，咬唇點頭退讓。「我信得過你，就依你的！」她總是這麼說。

在我平實、單純的生活中也曾有過一些無害的小插曲。

一次是到學生家做訪談。晚間，也還沒多晚，學生補習去了，只有年輕的媽媽在家。那是個極盡奢華的家，挑高的客廳垂著閃閃發亮的巨形水晶燈，壁飾箔金裝潢金碧輝煌——與嬌艷華麗的女主人相輝映。開始，聊孩子在校、在家的情況還有說有笑，後來，話題轉到先生的工作，氣氛變詭異了。

「已經兩個月沒回家，經濟當然不成問題。只是，不年輕了，沒了魅力，老公也守不住，還能說什麼？」

她嚶嚶啜泣，我慌亂地起身，想告辭，她誤以為我會近身安慰，也站起來，撲向我身上，在我肩頭放聲大哭，我的肩上一灘濕透，更尷尬的是在每一次抽噎，我都感受到她豐滿的胸部傳來異樣的彈性與柔軟。我不敢低頭，腦海卻揮不去那黑色半罩內衣，襯著雪白的肌膚，在豐腴的胸前擠壓出深邃而誘人的凹陷。

再有一次是學校的同事，同辦公室，坐我旁邊的女老師，平時沒有太多的交集。那個黃昏，夕陽光影從窗外小角度投入，她的側面清晰動人，像細緻的古典畫裡女性特有的柔和線條。

辦公室沒其他人，不經意的對望時，我點頭示好。她停下手邊正批改的學生作業，頭也沒抬地問：「在想什麼？」

我以爲是和手機對話，沒有理會。她又問：「說你，在想什麼？」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她接著說，其實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但是，不可能，我不是那種女人，你也不應該是那種男人。

然後說到她老公。

「生完孩子後，已經分床三年，他不碰我，我也不想他碰。最後一次一起時，房事半途，他翻身起床，窮極無聊地抽兩口菸，然後下樓開車離家，兩天後回來，我們就分床了。有女人？性無能？我什麼都不在乎，男人靠不住，我有孩子。」

至於徵信社找上我，談到玉兒，是前年的事。

那是位陌生的中年男子，開始以爲是學生的家長。

「是關於玉兒，想請您幫忙。」

「不確定您記得玉兒，按手頭的資料，透過您找到人的機會大概也不大，只是委託人逼急了，來碰運氣罷了，幹我們這行不比教書的安穩。」

婚後，我和玉兒從未聯絡過。

「知道玉兒和您沒聯絡，不瞞您說，對您的日常也有一陣子觀察，開個玩笑，公教人員嘛，生活平穩有餘，精采不足，除了月底的發票，碰巧中個幾百元獎金外，沒什麼風吹草動。大致上，開車也是不闖紅燈的，要說外遇，更是好色無膽、偷吃怕被狗咬，當然不至做出藏匿逃家人妻這事。」

「在玉兒的記事本知道您這人，先前說了，只是碰運氣。這種尋人案件，大可敷衍了事，時間一到，該出現的，自然會出現，即使當真石沉大海毫無音訊，委託人還是會支付基本費用，吃不了虧的。搞徵信、捅八卦算不得大事業，只是這回佛心來著，想多盡點責任，讓事情圓滿，所以就多事找上您。」

「幾個月前玉兒逃家，夫家低調地委託徵信。原以爲是單純的尋妻事件，後來才知道其中傷害、外遇全軋上，事情其實有些難搞。」

「搞外遇的是我的委託人——玉兒的老公。開始是不孕的問題，男方自體免疫性的不孕症，大約只能借精做試管受孕，可是當事人完全無法接受『借精產子』、『養別人的種』這事，身體好端端，還是當醫師的，怎會不孕呢？」

「他認為是女方體質有問題，才會造成精卵互斥現象。據說，這在生殖醫學文獻裡並不少見，他希望找別的女人試試。在夫家主導下，玉兒當然只能讓步。」

「半年後，和她老公一起的女人，肚子一樣毫無動靜。然後，也不知道當醫生的不容易死心，還是玩女人玩出興趣，最近這兩年，他「試」過的女人至少四位，還不包括自家診所的護士。過程中究竟是逢場作戲，還是情真意摯，恐怕就只有當事人清楚了。」

「男人嘛，外遇像傷風感冒，就是機會的問題，誰保證沾不上？媒體統計數字也證實：臺灣成年男子一輩子平均有 5.3 個性伴侶！只是，玩得太過火，小感冒變成大瘟疫，怕是要搞死一堆人的。」

「幾個月前，玉兒在給她老公的飲料裡摻進大量抗憂鬱的藥，然後，拿剪刀往昏睡中她老公的下體，給那麼一下……玉兒自己應該也嚇到，所以並沒有發狠剪實，那話兒只是表皮傷，她胡亂包紮過，通知夫家後，就連夜走人了。」

「當事人沒有報警，自家事扯開來，既沒必要，也是自找難堪，只是這婚姻維持不來了，雙方總得坐下來談，特別是夫家先前登記在媳婦名下，大筆的不動產，嗯，真有好談的。」

「玉兒沒回娘家，就我們所知，娘家那邊也急著找人。玉兒的朋友沒幾個，照說不可能躲那麼久。這種事本來就女方吃虧，何況牽涉到動刀傷害。想也知道，躲不是辦法，及早協議離婚，應該還能要求合理的贍養。」

「您已婚、有女兒，工作順利、家庭和諧，當然不可能牽扯到這事。只是，既然談開了，也就明白地請您幫忙，真聯絡上，務必請她出面，事情有個結果，大家都好過日。」

回想起來，那真的很詭異，不是因為陌生人突然來找我說了關於玉兒的事，而是當時我腦子裡清楚浮現的，竟然是那個颱風天在旅館和玉兒親密的肌膚接觸。

然後，玉兒真的出現了。

那是兩個月前，一個普通的下班時間，我騎機車停紅燈，一部雪白的轎車輕輕滑近我身旁，放下右側車窗。是玉兒，即使戴著墨鏡，我一眼就認出她！

「久不見了！」她拿下太陽眼鏡，秀麗的臉模完全沒有改變，紮馬尾巴，小仰角看人，還抿著嘴微笑。

我們對望，笑著。我忽然覺得滑稽，多年來從沒想過這麼輕易就和玉兒見面。

「結婚、當爸爸了？」

「嗯！妳…好嗎？」

「早離婚了。」玉兒一派輕鬆地說。

這時，遠處的交通義警吹了急促的哨子，又指了指路旁的紅線。

「找時間聊聊？」

「找時間聊聊！」

然後，玉兒戴上太陽眼鏡，打上方向燈，緩緩地踩開油門。

直到玉兒的車遠離我的視線，我才想起，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和她聯絡。

現在我知道，這完全不是問題，玉兒是有備而來，她知道我上班的學校，知道我的住所，知道我的作息，她能輕易地聯絡到我，必要時找到我。她也知道我不會拒絕她。

我們每個禮拜見兩次面。

沒課的下午，玉兒的車停在學校附近，她雙手輕扶方向盤，透過車前大面玻璃對我含頷點頭。在我鑽進她車的同時，她會再三確認：「不影響家庭？」

「不影響家庭！」這是我們的默契。其實，這樣的默契也是多餘的，玉兒始終謹守分寸，有一次我們去看電影，趁著氣氛輕鬆，我伸手輕撫她後背，然後順勢輕摟她腰際，玉兒卻毫不猶豫地推開我，直到影片結束，我連她的手也碰不到。玉兒說，只待一陣子就回北部，目前在醫院作檢查，不能讓彼此變得太複雜。問是什麼檢查，她總是微笑搖頭不語。

在下班前我們有四、五小時的時間。時間很充裕，玉兒開著車，漫無目標地在公路上閒繞，一陣沈默後，才開始討論行程：逛街、看電影或上書店。不管如何，最後我們會走向幽靜的庭院式小餐廳，輕鬆地坐在軟沙發上，愜意地喝下午茶、聽音樂、翻看書報和聊天。

說聊天，其實也是勉強。玉兒的話不多，只偶而不著邊際地問：有無忠於家庭、子女？有無盡心於學生？有無懷念故人？諸如此類。當聊到生活近況時，玉兒就低頭緘默，直到書報、雜誌上的趣聞成爲我們的新話題時，她才再抬起頭，含蓄地盪開讓人喜悅的淺淺笑意。

有一次，我指著雜誌上莫內的《布吉瓦之橋》：

「灰藍色調的主畫面呈現鄉村悠閒穩定的氣氛，左上是灼白浮動的光，右下是幽柔延伸的影，這樣的光影安排，就像你之前說的，因為掌握到光影，也就掌握到布吉瓦橋午後安詳的印象。」與玉兒談畫，我的諂媚毫不掩飾。

「這根本是錯覺，」玉兒正經地說：「我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庫瑞爾畫廊看過油畫原作，這幅作品的光影對比十分強烈，浮動的亮光搶盡我們的專注力，很容易造成我們視圖的失焦，產生理解上的失誤。」

「仔細看，布吉瓦橋上遠近的行人眾多，只是色差小、不明顯，所以並沒想像的那麼悠閒，特別是畫面中景，幽影覆蓋的陰暗處，婦人牽著孩子疾走趕路，這哪來安詳氣氛？莫內以反襯手法描繪急躁與不安的氣氛，若不能發現陰影面裡壓抑的情緒，解讀作品當然會有偏差。」

玉兒的反應讓我相當錯愕。

之後，像要印證理論似的，她多次帶我去美術館或藝廊看畫。玉兒對西畫如數家珍，談畫風說流派，一直都是她的專長。

「印象派對光的掌握被過度推崇，以至主題被淺化，這對於大師的作品是一種糟蹋。那些經典畫作，彩度的創意一直被人忽略，更何況是在陰暗面的安排？多注意陰影區域，就會發現，灰澀的暗面其實隱藏更多畫家的微言大義。」

玉兒指著杜普荷的《秋收》：「杜普荷把人物和馬匹置於前景亮面，在滿地、滿車金黃麥穗的襯托下，看似自然和諧感。特別是拉車的馬匹，刻意以四十五度仰角後視技巧，讓人不管從任何角度，都會聚焦在馬屁股上，產生詼諧的趣味，而這部分又是構圖的最高亮區，當然很容易就吸引我們的目光。」

「然而，右側馬車下的陰影，是藏有玄機的，車輪歪斜不對稱，破舊的馬車顯得搖搖欲墜，讓人捏把冷汗，也忍不住對秋收的喜悅產生質疑。細心體會，不難發現，杜普荷真正要表達的是農人的艱困，豐收的大圓滿，其實只能是一種反諷。」

「這和米勒在《拾穗》中運用的技巧，幾乎如出一轍。米勒用了迷人的暖黃色調，一望無際的土地在金黃的陽光下顯得安靜而莊重，而畫裡的主角——農婦們倜傥的神情卻蓄意隱藏在晦暗面，一般人因此誤解畫中彎腰拾穗的貧婦是米勒想表達的知足喜樂。其實，米勒創作這畫時，窮困潦倒的他正煩惱著，『要怎樣才能賺到房租？如何讓自己的孩子三餐能吃饱？』生活的上苦悶、困頓才是他急於吶喊而出的心境。」

「所以，印象派擁有深沉歷練後的智慧，它表現出亮麗，卻希望我們去發現陰暗，掌握浮光只是技巧運用，在看似無關的陰影裡才有真正的主題——寫實的主題。」

玉兒侃侃而談，那輕鬆自信的神情幾乎也感染著我，直到她解說法國普桑的《阿斯多的瘟疫》，我才發覺，玉兒談的其實並不僅僅是畫風流派。

那是一所神學院主辦，以十、七八世紀宗教畫為主題的畫展。

「《阿斯多的瘟疫》是普桑 1631 年的油畫作品。十七世紀的西方繪畫偏重戲劇性，這幅充滿世界末日意象的圖畫就很有戲劇效果。」

「繁華的阿斯多城大街上，到處都是染疫的死屍，前景之一是蒼白孱弱的母親抱著嬰兒的屍體，另一幼兒茫然呆坐在母親身邊，男子掩鼻嫌惡地從旁走過，畫面四周是雜亂仆倒的軀體，匆忙奔走的行人，臉色顯得驚恐不安。中景左邊是法櫃，右邊是長老們激昂地衝向神殿。畫面的幽暗處——牆壁、牆角或行人的腳旁，充斥囂張橫行的老鼠。背景一片明亮，卻是空蕩乏味，與主題截然無關。」

「這是舊約故事，非利士人將存放摩西十誡的法櫃遷移到阿斯多城，法櫃卻無法保護非利士人，城裡災難頻繁，鼠輩橫行、瘟疫流行，阿斯多近乎滅絕。」

「有趣的是，這幅聖經故事畫沒有宗教畫應有的嚴肅與神聖，普桑異端般地捨棄宗教的明亮，專注在幽暗面，以陰沈的色調描繪人類社會的混亂、不安與憂鬱。畫中女性的死亡、孩童的恐慌、男人的背棄，是社會不安的主軸，而宗教卻未帶來救贖，與瘟疫鋪天蓋地的毀滅相比，信仰的力量毫無輕重可言——除非看懂畫中的隱喻，否則無法理解這畫的價值，更無法體會普桑在人道關懷上的使命感與企圖心。」

「據舊約記載，人心敗壞，上帝憤而毀滅索多瑪、蛾摩拉和巴比倫這些繁榮的城市。普桑也想透過描繪瘟疫，把阿多斯城因為道德沉淪、陷於崩解的情境形象化。」

「十誡裡『不欺瞞作偽』、『不失德淫亂』、『不貪慕人妻』是以宗教來約束人倫關係。換言之，背叛、欺騙和淫亂就是對上帝的褻瀆、激怒。普桑特意以法櫃做隱喻，批判淫靡的社會風氣；以流竄的疫鼠、慌亂的民眾、晦澀的滅絕氣氛，為病態社會提出警訊。」

「《阿多斯的瘟疫》成功地以陰影來描述社會的陰暗，難得的是，普桑描繪的主題，在歷經百餘年後仍藏有預言般的意象。想想現今社會氾濫成災的外遇、小三，像不潛藏暗處、逐日擴散的瘟疫？」

畫家何苦這樣扭曲自己的情緒？「美」是直覺，畫作應該也可以很直觀啊。我說。

「美感是有生命、有意識的，就像文字必須經歷錘鍊才會變成文學作品。」玉兒的語氣平緩，彷彿純粹客觀地詮釋名畫。然後，她站在拉斐爾的作品前：

「在這裡，直觀的作品只有拉斐爾的《聖母子》。全亮度的前景構圖，母與子的主題毫無隱晦，遠處中世紀莊園、城堡和教堂，即使遼闊、巍峨、嚴肅，相較之下，不論視覺或意境上都顯得輕如鴻毛。」

「宗教上和現實生活上的親子形象，在《聖母子》是融合一體的。因為母性的光輝沛然莫之能禦，作品在圓潤柔和中理所當然地充滿安寧、和諧、對稱、恬靜、秩序，不需任何委婉與映襯。」

「宗教畫是很有意思的。《阿多斯的瘟疫》以陰暗晦澀，描繪男人造成的混亂與不安；《聖母子》用明亮直觀，歌頌母性的穩定與協調。更有趣的是，聖經裡聖母處女懷孕的神話，像不像對男性的徹底否定？」玉兒最後這麼結論。

我必須承認，玉兒藉著畫婉轉述說陰暗的心情時，我並沒聽懂。而事實證明，即使在她毫無防衛地直說想法時，我也沒真正懂過。

那次我們坐在公園蓮池邊。

玉兒談起莫內的《荷花池》：「碧波無紋，水面上的荷瓣雖然舒展有致，卻顯得俗化。反觀水面下的倒影，若有似無的潑灑更襯托出夏日荷池的一分透澈空靈。看著實景，想像莫內的筆觸，更能體會到印象派認知的美感並不在現實面。」

不遠處一位綁辮子的小小女娃，在草地上搖晃地學步，一個踉蹌，跌坐下來，嚎啕大哭，年輕的媽媽雖然挺著肚子，還是很快地靠過來，牽起女娃又吻又抱的。

玉兒看著。短暫的沉默後，她自嘲地說：「知道嗎？從前我也是父母捧在手心的小公主，而今卻是他們最放不下心的。」我想她會掩臉痛哭，然而她始終微笑著。

再結次婚吧，不是說，下個男人會更好？我說。

「和誰？男人不都一樣！相信嗎？現在，我只想有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家。婚姻、名份什麼的，對我來說，既沒意義，也沒必要。」

玉兒笑得很不自然，我握起她的手，意外地，她沒有掙脫。只是，當時我並不知道，最多我也只能這樣握她的手。

終於，我們還是走向賓館。

玉兒說，這兩天要回北部，以後見不上面了。

進賓館前，妻子的信任、女兒的笑靨都曾經出現在我的腦海，讓我有短暫的罪惡感，然而，那完全不重要。我和玉兒都感受到心底埋藏多年的遺憾，更何況——「不影響家庭！」我們都說了。

玉兒眼眶泛紅，我近身擁抱她，她輕輕地推開我，轉身從背包拿出隨身保溫水瓶，客氣地遞給我，我狂喝一大口，仍覺得口乾舌燥。

我伸手想拉開她的連身短裙。她再一次制止我，然後搭手在我胸前，由上而下解開我襯衫的扣子，再溫柔地把我推向床，我的腰帶被鬆開，長褲、底褲被緩緩地褪下。

我的身體微微發燙，久違的青春激情強悍地衝擊著我……。

忽然，腦底一陣涼冷，我彷彿陷於急轉的漩渦中，周遭是反覆湧現的泡沫，在即將滅頂的瞬間，我應該掙扎，卻無力伸手。緊接著，房間裡裝潢新穎的天花板與提花的床面開始逼近擠壓，我想喊，卻發不出聲音。

我的眼皮逐漸沉重，一度懷疑自己會這樣死去，我努力睜眼，想闔眼前再看玉兒一眼，然而，終究無能為力，眼前只是一片無盡深沉的漆黑……。

玉兒為我套上保險套，然後緩緩捋弄。她細語呢喃如啜泣、如傾訴：

「……兩個小時內，必須把取精套和取精罐，送回人工受孕中心。」那低沉的聲音飄然，像隔絕於時空外。

玉兒下的藥量應該不重，無色無味，大概是 FM2 之類的強效型助眠藥物。雖然還殘存暈眩感，但是意識清楚下，更像微醺。

躺在床上，加厚的軟床墊透著應有的輕柔與舒適，我再次輕輕地閉上眼。徵信社的陌生男子、豔麗搶眼的少婦、面貌姣好的女同事、久別重逢的玉兒，甚至習慣沒有意見的妻子，他們的對話卻突然一擁而上，吵雜地：

「不擔心生活，只是痛心，不年輕、沒魅力，老公也守不住…」

「已經分床三年了，他不碰我，我也不想他碰。有女人？性無能？我不在乎…」

「外遇像傷風感冒，是早晚的問題，男人平均會有 5.3 個性伴侶呢…」

「男人都一樣陰暗混亂，婚姻毫無意義。我只想要有自己的孩子、有自己的家…」

「我信得過你，出過疹了嘛……，你是穩定型債券，適合長期持有…」

我翻身、乏力地坐在床緣，一股從未有過的冰冷，透過背脊而來。我抬頭望向牆上的大面鏡，這才發現自己還裸著身體，背光下，果然像阿斯多城裡躲藏在暗處、蠢蠢而動的卑劣鼠輩。